

馮玉祥與西北軍 (十二)

王禹廷

西北軍事史話之八

奉軍直魯聯軍之間

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，誠恐奉軍深入，戰事擴大。於奉軍佔領山海關後的第三天（元月十九日），給張作霖打了一封措詞懇切的電報，勸請撤兵息爭。原電云：

「瀋陽張上將軍雨亭弟鑒：東省軍隊復入榆關，哀我孑遺，曷勝心惻。夙共憂患，何忍不言。上年蘇、皖之役，孫督辦（傳芳）本以東北軍出關為號召，乃楊（宇霆）、姜（登選）方領兵於前，張（宗昌）、李（景林）復合師於後。馴至變從中作，釁結近畿。彼時吾弟迭電陳詞，祇求整理內部。故漢口（吳佩孚）有結束軍事之表示，張垣（馮玉祥）有引退下野之懇求，即蘇、浙全軍亦且到徐中止。方幸天心悔禍，浩劫可回。不圖疆場之間，烽烟又動。須知加遺一矢，本無不解之仇。論定千秋，難免無名之議。況東三省地關重要，實繫全球，設有動搖，牽及世界。吾弟多年綽綽，久費經營，邱墓保存，留裔所託

。豈忍甘心孤注，悉供內爭。振臂屢呼，不慮外患。切望獨除積忿，冰釋前嫌，宏開墻禦侮之模，懷佳兵不祥之戒。所有西上師旅，即日撤退出關，各不相侵，共謀康濟。英雄作事，當光明磊落，不可徒爭一旦，貽禍百年。希速電復。段祺瑞馬（二十一日）。」

這時的段祺瑞，不過是一個空頭元首，縱然說的理直情切，對張作霖已無任何影響力，所以沒有發生一點作用。張學良拿下山海關以後，立刻前赴秦皇島，視察前線軍情。旋即趕回瀋陽，對乃父提出報告和建議。奉方於二月十四日，在瀋陽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，研討進一步的作戰方略。當即決定分兵四路，由張學良任總指揮，向灤州及熱河進攻。冀東方面，張學良自任第一路，攻昌黎、灤州。韓麟春為第二路，由撫寧攻盧龍。萬福麟為第三路，進冷口攻永平。熱河方面，湯玉麟攻朝陽，趨承德。

至於山東的直魯聯軍，張宗昌原來因為孫傳芳及岳維峻、靳雲鶚的幾路大軍，先後指向山東

，壓力很大，所以主張北守南攻（攻勢防禦）。後來他與孫傳芳、靳雲鶚協議停戰，進入魯境的國民二軍也已退回河南，馮玉祥又宣布下野。南邊的壓力既告減輕，北邊的敵人又失主帥，而奉軍復大舉入關。形成了南北對進夾擊馮軍的好機會，於是乃改變計劃為南守北攻。他把直魯聯軍編為十路，指向天津。

李景林的直軍編為四路：第一路李景林，第二路李爽愷，第三路馬瑞雲，第四路張憲。

張宗昌的魯軍編為六路：第五路張宗昌，第六路褚玉璞，第七路畢庶澄，第八路方振武（方振武旋於元月十八日發表通電，投歸國民軍，編為國民第五軍。），第九路許珉，第十路程國瑞。以上是奉軍和直魯聯軍的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。現在掉過頭來看看國民軍的這一面：

國民軍採取守勢

國民軍對於奉軍的行動，密切注意，謹慎應

付。他們先將駐在陝西的三軍全部及河南的二軍一個師，陸續北調，以加強直隸的兵力。其總戰略是採取守勢。兵力運用則是一軍對奉，二軍對吳，三軍（內有二軍一部）對直魯聯軍。（三軍的徐永昌師原已隨鄧寶珊北上，迨孫岳出任直督後，便全部離陝，開駐天津及其附近地區。）詳細部署如下：

冀東方面：計有唐之道（原屬皖系吳光新的舊部。）韓復榘、鄭金聲、佟麟閣、孫連仲等五個師及劉汝明的警衛旅，由鹿鍾麟統一指揮，正面對抗張學良。（原駐灤州，昌黎一帶的魏益三部，因為張學良督師來攻，兵心不穩，調駐保定。）

熱河方面：張允榮師對錦州，劉三勝師出朝陽，宋哲元師出冷口、喜峯口，對抗湯玉麟，并威脅奉軍後路。由宋哲元統一指揮。

天津方面：二軍鄧寶珊師、弓富魁師、三軍徐永昌師，對抗直魯聯軍。由鄧寶珊統一指揮。雙方部署就緒，各線戰事即陸續展開。

直魯聯軍，於二月初由德州分兩路北進。李景林自任前敵總司令，率領主力沿津浦鐵路攻泊頭，迫滄州，直趨天津。一部由東昌趨大名，窺保定。其沿津浦線北上的主力，國民二軍雖然極力抵抗，但因兵力薄弱，紀律散漫，很快的便不能支持。泊頭、滄州先後淪陷。李景林進駐滄州，進攻馬廠。張之江見情勢緊急，立即改變計劃，將灤州方面的精銳部隊，大量後調。以鹿鍾麟為前敵總司令，設總部於靜海，統一指揮一、二、三各軍部隊，加強津、沽方面的兵力。直魯聯

軍也調整部署：張宗昌任中路，李景林任東路，褚玉璞任西路。雙方全力搏鬥，戰況至為激烈，滄州、馬廠等要地，幾度易手。張宗昌又以畢庶澄為艦隊司令，率領其陸軍第三十二師及海軍陸戰隊，由青島分乘海圻、海琛、楚豫、永翔、華甲等兵艦五艘及商輪三艘，駛往大沽登陸，夾攻天津。國民軍早就發覺奉軍艦艇，不時在大沽出沒，乃在大沽海口設防，嚴加戒備。畢庶澄部於三月五日駛抵大沽，七日由塘沽登陸，被國民軍擊退。三月十三日，突有日本軍艦兩艘及其他船隻若干，不遵守事先的約定時間，駛抵大沽南砲台，逕行前進，與國民軍海防部隊發生衝突，雙方互有傷亡。於是引起了外交糾紛，以荷蘭為首（荷蘭公使當時任駐北京的使節團團長。）的八國公使（即光緒庚子年八國聯軍的八國。）根據辛丑條約，以最後通牒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項無理要求，并以軍事行動相恫嚇，迫使國民軍撤除大沽口防務。此舉無異便利奉軍的海軍活動，對國民軍至不利。

就在天津附近酣戰期間，冀中的大名，冀東的灤州，先後於三月十六日、二十日，被奉軍及直魯聯軍攻陷。鹿鍾麟為挽回頹勢，決定分兵三路，全力反攻：（一）中路韓復榘、鄭思成，由唐官屯正面出擊。（二）左翼門致中、劉廷琛、徐永昌，由靜海出四角口，攻擊直魯聯軍側面。（三）右翼弓富魁、周士琦、高桂滋，由獻縣抄襲青縣，斷直魯聯軍後路。就在此時，沿京（平）漢鐵路北上的吳佩孚所部大軍，業已擊破河南的國民二軍（此點以後詳述），進抵石家莊，正向保定、北京

推進。山西的閻錫山，也與吳、奉合作。一方面於三月十日出兵石家莊，阻止國民二軍向北退却。一面出兵大同準備截斷京（平）綏鐵路國民軍的後路。國民軍將領電勸閻錫山，勿變保境安民之志，閻未接受。在這四面楚歌的狀況之下，國民軍頹勢已成。如在天津附近地區，繼續奮戰，不但沒有獲勝的可能，且有全軍敗滅的危險。正好京、津名流王士珍、趙爾巽、孫寶琦、汪大燮、胡惟德、王芝祥、熊希齡等，於三月十五日發出通電，籲請雙方息爭。并提出和平辦法六點：

- (一) 國民軍撤退西北。
- (二) 奉軍退回關外。
- (三) 直魯聯軍退回山東。
- (四) 吳軍不再前進。
- (五) 魯、豫兩省暫維現狀。
- (六) 中央政局再議善後。

建議劃定緩衝地帶

他們又於十八日續發一電，建議將直隸和熱河，劃為緩衝地區，以利和平。

此兩電發出後，國民軍方面很快的作了良好反應。首先是張之江、李鳴鐘、馬福祥、劉驥、宋哲元、劉郁芬，於二十日電覆王士珍等，略謂：「昨讀諸公調和之電，立即贊同。并飭前線各軍逐次撤退，以踐息事寧人之實。若各方承認聘老（王士珍）劃直熱為緩衝之議，敝軍當再將全部退往西北，以副弭兵之雅意。」同時他們又發表一份通電，申述謀和的誠意。原電說：「頃讀王聘老（王士珍）咸（十五）日通電，主張和平

，深佩其悲天憫人，老成謀國，盡籌至計，允足匡時，曷勝欽佩。嗚呼！我國近數年來，生民塗炭，全國糜爛，農駭於野，工罷於市，老弱葬於溝壑，壯者委於鋒鏑，盜賊滿於山林，餓殍遍於道路，其顛連困苦，可謂極矣。之江等前隨煥帥（馮玉祥號煥章）之後，即主張以武裝維持和平。既不忍解甲歸田，任生民之饑溺。自不容袖手旁觀，聽時局之糾紛。客歲李景林無故稱戎，破壞和平，本軍不得已而與戰，邀天之福以克之。近所以用干戈與他方相周旋者，亦本止戈為武之苦心，務在戰暴以抑強。海內雖不能濟於清平，而百姓或有偷安之期。區區此心，將與天下後世共鑒之。乃數月以來，時事日非，各逞意氣之私，日尋無謂之戰。始則爭地爭城，繼則報仇雪恥。彈丸之地，將以同胞之頭顱易之。睚眦之怨，將以國家之利權殉之。鋌而走險，急何能擇。馴至無日不戰陣，無地非荆棘。長此以往，何堪設想。試問諸公，果何為而戰？至何時為止？勝固不武，敗更無論。之江等與念及此，五內欲裂。深覺德不足以感世，力不足以服人，事與願違，餽饑難題。慨自軍興以來，馬跡所至，廬舍為墟，百業凋敝，春耕既輟，秋穫何期。兵燹之餘，繼以飢饉，民不堪命，國何以支。近見戰地之盡室流離，其顛連困苦之狀，至不忍言。甚至驅無辜之民，以試地雷電網，尤為傷心！本軍為始終維持和平計，誓不願長此窮兵黷武。以為國家保元氣，為萬民保餘生。今承聘老（王士珍）示以周行，自當遵將所部隊伍，完全撤回原防地，專力開發西北，不與內爭，厲行移民實邊之策，

并籌化兵為工之方。凡所以裕民計，保餘生而固邊陲者，本軍不敢辭其責。至於國家一切根本大計，維海內賢達共圖之。張之江……同叩號（二十日）。

緊跟着鹿鍾麟等將領，也由前方發出通電：

「一月以來，兵禍縣延，軍民交困。內憂外患，枝節橫生。瞻望前途，不寒而慄。但使各方誠相見，不難立罷兵戎。聘老（王士珍）威電，本公正之眼光，作和平之指導，開示各節，敢不贊同。即當遵電飭令前方，先行罷戰，各退原防，靜待後命，以表示做軍傾向和平之誠意。」

張之江和鹿鍾麟等響應和平的通電發出以後，立即以實際行動，表示誠意。二十一日，國民軍頒發前線總退却令，所有京奉（北寧）、津浦、京（平）漢前方各線的部隊，一律後撤。唐之道部撤回通縣，韓復榘、石友三部退高碑店，鄭金聲部退密雲、懷柔、順義，方振武部退保定，魏益三部退易縣。（魏益三因受吳佩孚及閻錫山脅誘，於二十五日通電贊成和平，改所部為正義軍，先附閻錫山，後投吳佩孚，參加進攻國民軍的南口之戰。）鹿鍾麟、孫岳等均回北京。孫岳即日繼國民一軍將領之後，通電贊成和平。并聲明因八國通牒加厚，當局慘殺學生，（按，北京民衆團體及學生，不滿八國通牒，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後，復赴國務院請願拒絕八國要求。執政府衛隊開槍擊斃羣衆四十餘人，傷二百餘人，世稱「三一八」慘案。）決自卸直督及兼職，藉促當局覺悟。李景林的直魯聯軍，乃於三月二十二日進入天津。奉方旋以張宗昌的部將

褚玉璞為直隸保安司令，執行軍務督辦及省長兩大職權。以解決張（宗昌）李（景林）兩人對直隸地盤之爭，且示對李景林二三其德及喪失天津的處分。（是年六月，奉張把李景林的部隊全部解決，李從此即在奉軍中消失。）同日下午，王士珍等調人議決：（一）根據張之江、鹿鍾麟等通電及其部隊後撤情形，電達張作霖、吳佩孚等有關各人，請速撤回原防，務勿追擊，期待和平解決。（二）京師治安，通知鹿鍾麟、李鳴鐘，請切實維持。

從來兩軍相爭，居於劣勢戰況不利的一方，往往以停戰議和來爭取時間，作扭轉局勢的打算。而居於優勢的一方，則儘量把握機勢，窮追猛打，尋求徹底的勝利。這時國、奉兩方的處境和用心，正是如此。

張作霖電勸張宗昌

國民軍擺出求和的姿態，集中兵力，縮短戰線，準備作保衛北京的最後一戰，非萬不得已，決不放棄這個政治中心。而奉軍呢？張作霖有力不饒人，他於三月二十九日入關抵秦皇島，召集張宗昌、李景林、張學良等，會商和戰大計。決定一面分兵三路：（一）李景林任中路，攻通縣。（二）張宗昌任左路，攻黃村。張學良任右路，攻順義。分進合擊，直趨北京。一面致電張之江，促其撤出直隸和熱河，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，這也可說是對各方面謀求和平的一種間接表示，原電云：

「張家口張督辦鑒：查熱河直隸，皆係煥章

(馮玉祥)以詐力侵襲所得。前因來電願以熱河無條件交還，以爲我兄悔禍熱誠，與煥章從前背信啓釁之舉動迥不相同，是以特命郭仙橋(瀛洲)到張商洽。頃徹處復電，曾明白聲明，決不作欺人之語。較之一面與人訂約，一面使鄧寶珊襲取保定之舉動，邪正爲何如？況直、熱皆我軍轄境，我兄既欲重修舊好，自應以恢復舊有狀況爲前提。對於執事個人，素極尊重，謀和一出至誠。惟煥章一生做人，專喜走曖昧一路，以致全國鄙棄，深望我兄勿再效法。總之，謀和宜恢復未戰以前之感情，不宜據失和以後之權利。譬如我軍今日如侵入張、綏轄境，即棄好尋仇。如以恢復我軍轄境即指爲武力脅迫，未免不恕矣。和戰兩途皆惟我兄自決之。張作霖叩養(二十二日)。

在張作霖此電發出之先，國民軍和直魯聯軍在天津附近酣戰，北京大老倡議和平之際，奉軍陳兵灤州，并未向天津積極推進。張學良且派代表劉某，到北京跟國民軍接觸，作非正式的談判。希望雙方復合，以和平讓防的方式，由奉軍收回直隸和熱河，國民軍則通電申討吳佩孚。國民軍的高階層，經過詳細研商，得到下列幾點結論：(一)熱河可以退出，直隸則絕不能放棄。國民軍兩次重大犧牲，皆爲直隸，今若讓出，何以對人民及陣亡將士，更何以統率部屬。(二)如要退兵，須先由奉方實踐，以防受欺。在奉軍沒有退兵以前，國民軍當固守原防。(三)奉軍之中堅，郭(松齡)、姜(登選)亡於內，張(宗昌)、李(景林)敗於外。我若臨之以威，奉方或可就範。倘

示之以弱，彼必更形囂張。(四)決定撤出天津，固守京畿，備戰謀和。

迨奉張對張之江的前述電報發出，并以三路大軍進逼北京以後，國民軍各將領對於張氏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度，大感不滿。而如何應付，則有兩種不同的主張。張之江比較溫和持重，他主張退出京畿，把這個權力爭執的漩渦中心——北京，交給段祺瑞，讓他和張、吳兩大勢力，短兵相接。互相爭奪牽制。國民軍所受的壓力既告減輕，就可專力經營西北，休養生息，充實力量，視以後局勢的演變，再謀發展。可是作風積極的鹿鍾麟却跟張之江的看法完全不同。他認爲如果要國民軍讓步，須經過和平途徑，武力壓迫絕對不能接受。國民軍在不久以前的天津、灤州、滄州、保定、朝陽、大同各地的戰役中，都能支持下來。現在戰線縮短，兵力集中(在北京周邊地區的國民一軍有步兵七個師，騎兵兩個師，二、三、五軍的殘部，經過收容整編，也有相當力量)。應該掌握北京，作爲談和的憑藉。在他們的將領中，贊成兩種主張的人都有，但附和鹿鍾麟的人較佔多數，張之江也就不再堅持。四月一日，國民軍將領在京畿警備總部開會，一軍鹿鍾麟、韓復榘、門致中、陳希聖，二軍鄧寶珊、弓富魁，三軍徐永昌、胡德甫，五軍方振武等皆出席，一致決議聽從鹿鍾麟指揮，備戰，籌餉，談和。一、二、三、五各軍組設聯合辦公處，作爲統一指揮的機構。

國民軍退出天津後，張之江自覺領導無方。曾於三月二十三日，向北京政府請辭本兼各職。

保舉鹿鍾麟爲察哈爾都統，其西北邊防督辦一職，請就鹿鍾麟、李鳴鐘二人中，擇一兼任。北京政府對張氏此一意見，并未接受。張之江於三月二十八日發出通電，繼馮玉祥統率國民第一軍，聲明如對方進攻，決再一戰，破壞和平責任，應由對方負之。三十一日，他又電請北京政府，調任鹿鍾麟爲察哈爾都統，放棄北京，退守西北，也未達到願望。凡此，均可看出張之江繼馮主持大局，和戰難決，進退失據的艱苦處境。

國民軍聯吳拒奉

這時對國民軍有致命威脅的，是奉軍和直魯聯軍，業已分兵三路，進逼京師。吳佩孚由鄂、豫北上的大軍，僅有先頭部隊到達保定，其餘尚在鄭州、保定途中。國民軍權衡利害，多以聯吳拒奉爲突破當前難關的惟一途徑，於是乃採取行動，向吳佩孚尋求投靠。說到此處，應該把吳軍北上的情況先作一個概略交代。

吳佩孚上年十月，在漢口查家墩自任討賊聯軍總司令，宣布討奉。當時他打算出兵兩路，先消除奉軍在關內的兩大力量。一路以靳雲鵬爲主將，在河南歸德，收集舊部，由隴海路東進，轉頭向北，目標是山東張宗昌。一路以寇英傑爲主將，率領鄂軍沿京(平)漢路北進，目標是直隸李景林。這兩路大軍，都要向河南假道。河南軍務督辦岳維峻，曾經和蕭耀南訂定豫、鄂互不侵犯協定，也是擁護吳佩孚爲聯軍總司令的十四省首長之一。吳的舊部陳文釗、王爲蔚兩師及田維勤混成旅(原屬國民二軍前身之陝軍系統，中途投

吳。)等部，在吳失敗後，均為國民二軍收編，散駐河南境內。吳乃派人向岳維峻洽商，要岳把這些舊部調撥出來，由靳雲鵬率領攻魯。岳維峻覺得這些臨時收編的部隊，並不是誠心歸附，調出遠征，既可履行討奉的共同任務，也可去掉本身的隱患，自可予以考慮。但是把自己的部隊撥給別人指揮，心中究竟有點不甘。恰好孫傳芳此時正沿津浦路北進，與張宗昌相持於徐州一帶地區，需要岳維峻出兵策應。岳乃以李紀才為總指揮，率領其第九師及陳、王、田各部，向魯西進攻。同時支持靳雲鵬由豫東出動攻魯，以與李紀才相呼應。至於由鄂北上的寇英傑，則要貫穿河南的心臟，岳維峻對其動向不能沒有顧慮。所以他遵照馮玉祥「武裝保境」的指示，以重兵防守豫鄂邊境，不許寇軍踏進河南一步。事實上湖北軍務督辦蕭耀南，迫於時勢，對吳不能不支持，但骨子裏並不願把自己的實力先作犧牲，所以寇英傑的行動並不積極。以上這些都是十四年十一月間的事。不久，吳、奉復合，共同討伐國民軍，岳維峻便成為吳佩孚首領清除的障礙。但此時吳的手中，只有靳雲鵬的十四師、陳嘉謨的二十五師、寇英傑的鄂軍第一師等三個師為其主力，可以運用。陳嘉謨尚須駐防鄂南，戒備南方，不能調動。

吳佩孚討馮正式文件

吳佩孚縱然豪情萬丈，一意北征，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只好眼看着奉軍和直魯聯軍，先在北方挑大樑了。以後情況轉變，吳乃七拼八湊的

抽調了四個旅，由寇英傑率領（事實上寇只帶了六個旅，其餘四旅尚在調動中。），向北進發。寇於元月二十六日，到達河南南部的信陽，被守軍國民二軍第十一師蔣世傑所阻，發生至為慘烈的攻防戰。攻者強，守者更強。寇軍以絕對優勢兵力，對此彈丸之地，久攻不克，傷亡很大。直到三月十四日，守了四十多天，蔣世傑知道河南全局已敗，才接受調停，停戰開城。在這期間，國民二、一、三軍，先後發表通電，聲討吳佩孚。吳佩孚、董耀南、齊燮元等，也聯名通電，謂「馮玉祥狡稱下野，伏處平地泉，密籌餉械，特集師討伐。」這算是吳佩孚討馮的第一個正式文件。段祺瑞乃於二月二十一日，頒布討伐吳佩孚的命令，原文如下：「比年民生凋敝，元氣摧殘。前經明令各軍事長官一律停止軍事行動，務各綏靖地方，俾予遺稍得蘇息。乃近日迭據報稱，吳佩孚盤踞鄂疆，勾結土匪，侵擾陝、豫，所發偽軍官委狀關防，迭經破獲有據。是其好亂成性，不惜殘民以逞，鄂、陝、豫諸省人民，何負於吳佩孚，竟倒行逆施，一至於此。殊辜負本執政一再優容曲予保全之至意。着盧金山、劉佐龍（按盧金山和劉佐龍，是段政府所派任的湖北軍務督辦、省長，他們都是吳的部下。）等力為消弭，以安地方。并責成岳維峻、李雲龍，督飭部隊，會同進剿，勿稍寬縱。以期早戢兇殘，出民水火，免致勾煽無已，為害地方。凡駐鄂軍隊，皆經訓練有素，自能深明大義，慎勿誤信謠言，致負國家養兵衛民之旨。此令。」

與此同時，原來受岳維峻支持，由豫攻魯的

靳雲鵬，却又反過臉來，於元月二十四日，與張宗昌、李景林在泰安晤面，簽訂媾和條約，并接受張宗昌的援助，由魯攻豫。陳文釗、王為蔚、田維勤等部，也叛離岳維峻，歸附靳雲鵬，與靳一致行動。軍閥行徑，朝友夕敵，當年比比皆是，靳雲鵬是奉命行事，用不着對他深責的。靳、寇兩路大軍，分沿隴海、京（平）漢兩路急進。國民二軍數面受敵，全線潰敗。靳雲鵬於二月二十八日佔開封，三月二日佔鄭州，繼續派兵向西追擊。寇英傑久攻信陽不克，繞道北上，三月四日到達鄭州，與靳雲鵬會師。靳即以王為蔚為前敵總指揮，向北推進，五日佔新鄉，七日佔彰德，北向直隸進迫，準備與直魯聯軍，會師保定、大名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50元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